



联合国



PROVISIONAL

S/PV.2142
27 April 1979

安全理事会

CHINESE

第二一四二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七日星期五

下午四时于纽约

主席：奥尔戈尔德先生

(挪威)

孟加拉国

阿赫桑先生

玻利维亚

罗隆·安纳亚先生

中国

赖亚力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胡林斯基先生

法国

勒普雷特先生

加蓬

恩东先生

牙买加

米尔斯先生

科威特

杰安先生

尼日利亚

布兰克森先生

葡萄牙

富特谢尔·佩雷拉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特罗亚诺夫斯基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理查德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皮特里先生

赞比亚

穆图克瓦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6号，A-3550室）。

79/70204/A

(主席)

下午四时二十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关于南罗得西亚局势的问题

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六日象牙海岸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3276)

主席：我要通知安理会成员国，我收到了印度、象牙海岸、肯尼亚、斯里兰卡、苏丹等国代表的来信，他们要求参加讨论安理会议程上的项目。

按照惯例，如果安理会同意，我提议根据《宪章》有关条款，按照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邀请这些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的邀请，贾帕尔先生（印度）、桑加勒特先生（象牙海岸）、迈纳先生（肯尼亚）、费尔南多先生（斯里兰卡）和萨赫卢勒先生（苏丹）在安理会会议厅旁为他们保留的坐位就坐。

主席：我要告诉安理会成员国，我收到了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七日加蓬、尼日利亚、赞比亚等三国代表来的一封信如下：

“我们，安全理事会成员国，谨请安全理事会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的规定，邀请津巴布韦爱国阵线代表卡利斯特斯·恩德洛武博士，参加安全理事会对关于南罗得西亚局势的问题的审议。”

这封信将作为安全理事会第S/13280号文件散发。

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就认为安理会同意这项请求，由安理会按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邀请恩德洛武先生。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象牙海岸)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议程上这个项目。安理会今天的开会是按照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六日象牙海岸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致安理会主席的信中提出联合国非洲国家集团的要求而举行的，这封信见S/13276号文件。

第一位发言人是象牙海岸代表，他要以四月份非洲国家集团主席的身份发言。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发言。

桑加勒特先生（象牙海岸）：这个月联合国非洲集团主席也就是象牙海岸代表在这个重要的机构里已经是第二次在你主持下发言了。所以在你同意之下，我只追随我国代表团团长之后对你表示祝贺。

不过我要对你前任尼日利亚的哈里曼先生再说一些话，三月间他主持安理会会议的才能，一样值得称赞。

主席先生，非洲集团深深感谢你辞繁忙迅速同意在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七日这个周末召开会议，审议南罗得西亚最近发生的事件。只要发生了违反我们非洲兄弟的自由和权利的问题，大家就可以听到象牙海岸的声音，我们现在处理的问题当然是处于不利地位的一群国家的问题。所以我特别高兴有机会代表联合国非洲集团表示我们极度反对南罗得西亚的局势和那边发生的事件，我们毫无保留地谴责在南罗得西亚所达成的所谓内部解决。

现在无需讨论这个所谓选举以前到现在在南罗得西亚仍然存在的令人可憎的局势：罗得西亚对安哥拉、莫桑比克、赞比亚所进行的野蛮的武装攻击，结果津巴布韦受压迫的非洲人民很多丧生；全境执行戒严法；同几个非洲伙伴谈判的所谓内部解决宪法，其目的是要维持代表人口还不到百分之五的白种少数派的有效政治权力；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只代表自己个人的观察员出席了所谓协商。

这就是演给我们和国际社会看的闹剧的图片，他们天真地把图片来遮住既成事实，要求我们给予事实上和法律上的承认。这是非法的罗得西亚政权对国际社会的挑战，这个政权是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公开彻底支持的。

(象牙海岸、津巴布韦爱国阵线)

就在最近整个国际社会在这里痛斥我们的共同目标南非政权所犯的种族隔离罪行，安理会将来一定会想起，今天所必需谴责的还是这同一个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罪恶行为。

众所周知，一九七九年九月以来，爱国阵线在答复英美的提议和九月以前一切谈判的时候，都说明津巴布韦的问题不是选举一个黑人总理把黑人带进政府的问题而是必须消除殖民主义和它的一切结构，以民主的方式达到真正独立，诞生一个自由的主权的津巴布韦。

安全理事会已经断然驳斥了这经过许多辩论的内部解决办法。安全理事会一致通过第423(1978)号和第445(1979)号决议，重申这种解决办法不能使该叛逆政权成为合法和可以容忍的政权，也不能减轻管理国联合王国的责任。

今天安理会又开会审议所谓内部解决——也就是这些假选举——的扩大问题，选举竟然超过举办人最乐观的盼望，因为他们居然把票箱搞到超过了百分之百。安全理事会不久以前以第445(1979)号决议明确地驳斥和谴责了这些可笑的花招，今天安理会也不能采取不同的行动。我们只能再谴责这些选举的结果，再宣布选举无效。安全理事会成员国这样做，不过是再次肯定他们从前的决定，安理会应该使自由津巴布韦的顽固敌人明白，如果没有爱国阵线参加，现在或将来都不能解决南罗得西亚的殖民地问题。

今年是津巴布韦解放的一个重要关头，绝对需要重申非洲人民是同爱国阵线站在一边的，它是津巴布韦人民唯一的合法代表，得到全非洲的支持。

非洲希望，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采取坚定适当的行动，驳斥并驱逐南罗得西亚的非法种族主义政权。

主席：下一位发言人是津巴布韦爱国阵线恩德洛武先生，安理会刚才按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向他发出邀请。我请他在安理会席位上就坐发言。

恩德洛武先生：我首先要谢谢主席和安全理事会其他成员国让我有机会到安理

(津巴布韦爱国阵线)

会来。上个月，安全理事会开会讨论史密斯政权对赞比亚、莫桑比克、博茨瓦纳、安哥拉等邻国所进行的侵略。今天，一个月后，安全理事会又开会，大家希望安理会重申其对津巴布韦少数统治的立场；在该处，少数统治现在企图利用黑人来充门面，少数统治改变了这些黑人，使他们成为自己反对津巴布韦人民的盟友和武器。主席先生，我们希望，在你开明的指导之下，这个机构会一致决定重申其立场反对无论以何种形式隐蔽罪恶的种族主义的压迫。

过去几日来，伊恩·史密斯政权同它的同盟向国际社会大肆宣传，扬言根据所谓内部解决办法的宪法已经选出一个多数政府。津巴布韦人民在反对少数剥削和种族主义压迫的正义斗争中，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我们希望，为争取津巴布韦公正的、无种族差别的社会正确地同我们人民站在一起的人们不会因津巴布韦敌人最近的花招而受骗，敌人是以扶植一个多数政府的伪装在我国巩固少数统治。今天世界相信政权已转交给多数的势力根本就是扶植种族主义罗得西亚的同一势力，它们把站不住脚的行动说成有理，借口是它们同南部非洲各少数政权交往是为多数非洲人的利益。同一类的利益集团化钱支助最近涌到津巴布韦监督假选举的所谓观察员，有人把选举正确地称为“大规模的争取同情的伎俩”。

西方政治新闻评论员要世界不要以这项选举所根据的宪法来判断史密斯的选举。爱国阵线驳斥了所谓的内部解决，因为这种办法并不解决什么。所谓内部解决宪法，津巴布韦多数人民并不同意，因为罗得西亚政权不要非洲人对宪法作投票决定，除非是在压制、空前炫示武力、暴力和恫吓津巴布韦非洲人的情况下举行选举。动员十万大军并将全国百分之九十四的地区置于军法管制之下，这表示津巴布韦无力抗拒的人民是在枪口之下被迫进行投票。这一点就表示这所谓的选举并不自由。

这些选举既不自由也不公平，因为在选举之前，一九七八年九月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和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被禁之后，数千反对史密斯政权的人被关入监狱。把反对该政权的人都加以拘押，使同情所谓内部解决的份子在全国横行无阻，他们有武装部队的支持，反对所谓内部解决的人的住房被部队烧毁。一九七九年

(津巴布韦爱国阵线)

三月四日罗得西亚一个连长在同伦敦《观察家》报的会谈里说出一个可怕的消息，指出这个政权的部队用残酷办法迫使乡村地区非洲人支持所谓内部解决并在选举中投票：

“按照我们现在的办法，这个国家最后会成为一个人白多数国家”。

对于被迫在这所谓选举里投票的广大多数非洲人来说，投票是一种痛苦经验。史密斯政权订出详细计划安排选举，要使它的武装部队能在乡村地区发动一次全面清扫，要确保很高的投票率。所用的方法使非洲人民无所选择，只有在该政权部队的掌握中投票选举。罗得西亚军队既然对人民使用这些残暴野蛮的方法，要说这些选举公平自由便很荒谬。

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我们发表一项分析，已经作为安全理事会 S/13277 号文件散发；其中我们说明了该政权如何强迫人民投票。我们也说明，西方新闻界渲染的投票率同该政权宣称它代表非洲选民的总数是一样的虚假。该政权声称非洲人中合格投票的总人数是 280 万，这个虚构的数字和投票率百分之六十三都被铁证粉碎，证据就是多数选区中十八岁以下的学龄儿童都被迫投票。该政权自己也承认，外国人多半是移民工人，也都允许投票。民兵又欺侮城市内现在成为棚户的难民或流离失所的人，强迫他们去投票，否则就要受到迁出棚户区的处罚。

伦敦有个人权团体观察了史密斯的选举，报道说沙巴尼地区有教员被捕，因为他们不服从该政权的命令，拒绝逼迫学生去投票。见到罗得西亚当局对无辜人民如此粗暴地滥施权力以求增加投票的非洲人人数，而美利坚合众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的一些保守派还竟敢胡说什么这些选举是自由、公平、民主的，我们认为这是可笑。

在西方支持伊恩·史密斯的人在谈史密斯的选举，好象选举与其所依据的宪法无关。虽然我们曾在这庄严的机构里分析过这项所谓内部解决的宪法，我们认为在这次辩论里必须再度告诉安全理事会的成员国，举行这次选举所依据的宪法不但让白人投票人有特权投票核准宪法或可以说有核准的权利，而且又准许白人少数单

(津巴布韦爱国阵线)

独投票选举 28 个白人的国会席位，同时又同黑人投票人一起选举 72 个黑人的国会席位。用比数来表示，白人票同黑人票相比等于 11 比 1，其中仅占人口百分之四的白人就选举了国会席位的百分之二十八，然后又同占人口百分之九十六的黑人一起选 72 个黑人到国会。简单地说，白人投票人每人有十一票而黑人投票人只有一票。如果有人认为这便是民主，我们认为这是“种族隔离政治”，也就是种族隔离所有的、种族隔离所享的、种族隔离所治的政府。

有人认为津巴布韦现已选出一个黑人的政府。我们要求他们想一想，宪法规定文官制度、警察、武装部队、司法等四种机构应该由四个委员会管制，完全不受选出官员的控制，那么那所谓政府的当选官员如何控制这四机构？根据宪法的条文，没有黑人有资格被委派参与委员会，因为每个委员会的资格规定需要从前有某种服务的经验，而至今为止黑人是没有机会参加这种服务的。事实上，委员会是政府，穆佐雷瓦主教和其他当选的傀儡根本都不是政府。

有人以为史密斯炮制的选举可能孤立爱国阵线而最后和平解决这个国家的问题，这完全是白日梦。我国人民对现况十分不满，我们感到十分忿怒。向邻国无力抵抗的市民和难民丢炸弹，不能平息我国人民的忿恨。就我国人民来说，穆佐雷瓦主教和他的随从都是傀儡和叛徒，他们把国家出卖给史密斯和南非。

对于将来会发生的事情，不要存任何幻想。穆佐雷瓦主教和他的联合非洲人全国委员会挡不住解放部队。就在今天，穆佐雷瓦的付主席詹姆士·奇克雷马先生就在索尔兹伯里的新闻记者招待会上，谴责这位政治教士专门起用亲戚、满脑子地方主义、领导无方。我们一向知道穆佐雷瓦主教的委员会是一个无用的组织，其组成分子是散漫的，各怀私心。它在政治上既无基础也不一致，是一群一筹莫展的争权夺利的人，他们的斗争概念完全是为了炫耀自己，满足自己。这便是要靠穆佐雷瓦主教的委员会来掩饰他们在津巴布韦的真正意图的人所必须面对的现实。

安全理事会成员国可能记得，一九七八年三月三日索尔兹伯里协定签字后不久，史密斯先生的外长范德比尔先生把该政权同穆佐雷瓦、恩达巴宁吉·西多尔和吉雷

(津巴布韦爱国阵线)

米亚·奇劳酋长三位黑人所订协定形容为“政治外交行动的杰作”。范德比尔先生在奇西派特中学对白人的一个秘密会议发表演说，他说，根据这所谓内部解决办法，他所属的政权有“真正的黑人民族主义者来保卫我们政治立场这一优点”。

安全理事会成员国必须充分理解史密斯政权接受津巴布韦问题的解决方式所根据的是什么原则。根据的有三项原则：(a) 承认该政权片面宣布的独立；(b) 维持现有政府的标准，即白人的标准；(c) 保护白人的财产和生活方式。

罗得西亚阵线党多年来解决问题所根据的这些原则代表一种“政治立场”，也就是范德比尔先生所辩称三个黑人在所谓内部解决中对史密斯政权让步的立场。事实上正是为这个理由，津巴布韦人民断然拒绝了这所谓的内部解决，因为这个立场不但承认史密斯片面宣布的独立，而且巩固了白人少数统治，保护了国家财富分配的不均现象。

这所谓的内部解决巩固了津巴布韦的白人权力，又保障了种族主义南非的生命，因为津巴布韦变成一个大型的班图斯坦，成为南非和非洲革命中间的一个缓冲区。为了这个原因，南非才投入很多金钱和力量，要使史密斯的诈欺手段得逞。

南非当初是以所谓“南部非洲的缓和”的提法开始谈判津巴布韦的未来的，它把罗得西亚问题的解决同纳米比亚问题的解决，串联在一起。所以史密斯所谓内部解决和南非在纳米比亚的图尔恩哈勒会谈所作的安排都是南非战略的产品，要以多数统治的宪法的幌子来巩固两国的少数统治。

如果国际社会坐视现在在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的胡作非为，这就等于送给南非一张不填数字的支票，由其在南部非洲建立一系列傀儡卫星国家，那么整个非洲大陆的安全就会受到威胁。最近，南非种族隔离主义的领导人谈到他们所谓的“南部非洲的堡垒”。虽然南非少数政权的领导人所说的“南部非洲的堡垒”好象是指未来的事情，事实上博塔的南非政权已经开始建造“南部非洲的堡垒”。

穆佐雷瓦主教已经说过，他的政权要在经济上和军事上同南非政权密切合作。因此，世界如果接受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最近的选举结果，就是赞同南非对整个非

(津巴布韦爱国阵线)

洲的阴谋诡计，也等于赞同南非在国内对黑人所行施的政策。

同南非谈判纳米比亚问题的西方国家一定明白，如果南非认为西方愿意支持史密斯在津巴布韦的诈欺行为，这个种族隔离主义政权就会感到鼓舞，认为可以自求解决纳米比亚的问题。简单的说，我们要求联合国一切会员国驳斥史密斯在津巴布韦所炮制的选举，同时警告南非不要干涉津巴布韦的内政。

我们也想请这个机构注意西方特别是伦敦和华盛顿的最近设法要解除对史密斯政权的经济制裁。联合王国和美国若干保守集团一贯支持史密斯，甚至在他同穆佐雷瓦、西多尔和奇劳等人搞出所谓内部解决以前就支持他；他们已经开始重新活动要求自己的国家解除制裁。爱国阵线谴责这些活动，要求联合国一切会员国遵守对史密斯政权的这些制裁。解除制裁的任何行动都会鼓励索尔兹伯里种族主义政权扩大侵略，进攻博茨瓦纳、莫桑比克、赞比亚等邻国。无论如何，解除制裁的这种行动就违反安全理事会关于南罗得西亚的各项决议。

最后，我要求安全理事会再度驳斥这所谓的内部解决和选举，要求一切会员国不承认这非法选举产生的傀儡政权，谴责种族隔离主义南非向史密斯政权提供武器进攻邻国；警告南非不要企图在津巴布韦建立一个大型的班图斯坦。

(苏丹)

主席：下一位发言人是苏丹代表，他要代表非洲统一组织本届主席发言。我请他到安理会议席就坐发言。

萨赫卢勒先生（苏丹）：主席先生，首先让我谢谢您以及通过您谢谢本机构的其他成员允许我代表非洲统一组织主席参加这一次会议讨论这个议程项目，这次会议是应联合国非洲集团紧急要求而召开，以审议津巴布韦上周伪选举所造成的危急局势的。

安理会应该记得它的第445(1979)号决议，其中宣布非法种族主义政权主持下举行的任何选举及其结果均属无效，而且联合国或任何会员国对这种程序产生的任何代表或机构都不会予以承认。

非洲人民反对对津巴布韦目前的局势予以任何承认，而我们对所谓内部解决在初宣布时便已十分明确地表明了立场。非洲过去反对、现在仍然反对任由白人少数集团控制南部非洲事态的任何举动或措施。分析一下由英联邦秘书处编制并由赞比亚作为大会文件分发的该非法政权的“津巴布韦—罗得西亚宪法”，就可以看出所谓内部解决只不过是确保现状得以维持下去的手法而已。

明确宣布这些选举一如种族隔离政权在纳米比亚举行的选举一样均属无效，乃是本机构的神圣义务和责任。它们之所以无效是因为它们都不是自由、公平或民主的选举，因为它们假借建立黑人多数统治的名义，其实旨在维持和进一步巩固白人种族主义者掌握的权力。它们之所以无效是因为据以举行选举的宪法本身就是非法的，而环境又完全不利于举行选举。我们怎能期望在军法统治和紧急状态下举行的选举是公平民主的呢？在庞大的私人军队骚扰人民，强迫他们把票投给某些特定党派，并威胁要开枪杀死不听命的人的情况下，选举又怎么可能是自由的呢？

除其它事项外，第A/34/171号文件指出下列各点：第一，津巴布韦各主要政治运动未能参予制订宪政安排——这些安排只交由占人口百分之三左右的白人加以批准；第二，判定的宪法限制了通常由立法机构行使的权力，令人不得不问一下占多数的人到底还有什么统治权力；第三，出任宪法规定的主要职位所要求的资格，

(苏丹)

实际上把占人口百分之九十六以上的人民排拒于这些机构之外，使他们起码在一个世代内不能参予。

我们在这部骗人的宪法中挑出的这几方面，只不过是这份漏洞百出的文件的部分缺点而已。我们并不打算讨论这部骗人的宪法；提到它只是因为有些人呼吁赞同选举和承认随之而来的政治结构。我们认为这些人起码是不负责任和天真的，对非洲民族主义的现实一无所知。我们关切的是他们对各自国内舆论的影响，可能对他们的政府造成压力，特别是其中一些政府目前正面临政治前途未卜的局面。在错误方向采取的任何步骤，都会对那些仍然相信可以和平解决南部非洲问题的国家同非洲国家之间的未来关系，带来严重后果。

根据各方报导，伊恩·史密斯种族主义集团拼命想要维持对津巴布韦的非法占领，千方百计罗致非法投票者，强迫他们到投票中心去把票投给某些集团。数以千计的黑人工人和雇员被他们的老板成群地赶往投票站参加选举，因为他们知道不去的话就等于不服从工作纪律，可能受到立即解雇的处分，并被剥夺工业调解法案及附带法例所规定的一切权利。

又据报导很多年轻人，包括只有十三四岁的少年，被校车载去投票，这件事在他们的老师和教育部职员是直接监督下进行，教师和职员们如果不这样作，也会失掉工作。

除此以外，还发现多宗严重违法、弄虚作假的事件。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就连所谓内部解决的发起人和主要理论家——西索尔牧师这样的人都对这次选举明确表示不满，责为骗局。西索尔先生拒绝承认这场选举的结果时指出：

“我们认为这些结果并非人民的意旨，而是策划这场选举的某一个部门的决定。”

非洲有这样一句谚语，大意为“盗贼分赃不均，终归露出马脚”。虽然西索尔先生的话出于自私，只顾及自己狭隘的既得利益，但却毫无疑问地指出这是背叛、出卖，根本是一场闹剧而已。国际社会必须负起责任，务求这场选举得不到任何

(苏丹、斯里兰卡)

承认，并对企图凭借这场虚假的选举而掌权的任何机构、组织或个人，不予以任何支持。

我们认为，我们对那些呼吁非洲民族主义力量和白人种族主义支持者继续对话以解决问题的人的观点，已经作了很大的让步。我们也认为我们已经让到尽头了，现在是作出决定的时候了。幸而我们不是被要求作出决定的一方，因为我们的立场是明确无疑的，我们已经准备好同种族主义政权进行对抗。我们认为，现在要由南部非洲的未来发展对他们有很大利害关系的那些人来决定何去何从。我们希望他们会作出正确的决定。

主席：下一位发言人是斯里兰卡代表，他要以不结盟国家协调局主席的身分发言。我请他到安理会议席就坐发言。

费尔南多先生（斯里兰卡）：主席先生，首先让我对你以及通过你对安全理事会的成员给我这个机会代表不结盟国家集团在安理会参加讨论南罗得西亚的所谓“选举”，表示感谢。不用说，我国代表团祝您成功地主持安理会事务。我们也要向前任主席，尼日利亚常驻代表致谢，他上个月能干而忠诚地执行了主席的任务。

几个月前，不结盟协调局外交部长在莫桑比克开会，他们在这个解放斗争的前线，一致谴责种族主义政权在津巴布韦举行所谓选举的计划。现在这些选举已经在众目睽睽和各方新闻报导之下举行了。

这些选举备受谴责，不但因为据以举行选举的基础根本非法，同时在举行这场基本上是骗人的选举时更有多宗舞弊不法行为的报导，使这整项行动自始至终都只能被形容为可耻的失败。但是不能只把这场选举视为笑柄，因为这场选举的意图显然是要巩固和维持索尔兹伯里非法种族主义少数人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权力，和阻挠多数统治。安理会的第445(1979)号决议宣布非法种族主义政权主持下举行的任何选举及其结果均属无效，而且联合国或任何会员国对这种程序产生的任何代表或机构都不会予以承认。在一九七九年四月十六日协调局发表的一项公报中，不结盟国家已重申和确认了所有这些看法，这份文件已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

(斯里兰卡)

让我借此机会要求安全理事会考虑采取适当步骤，以有效执行其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职责，假如这场假选举得到任何承认将有损于国际和平与安全。此外，确保安理会的决定获得彻底执行，对安理会有效履行职责也是极为重要的。

不结盟协调局外长们在莫桑比克的马普托开会时，对爱国阵线领导下的津巴布韦爱国者和自由斗士在战场上取得的成功表示祝贺。可能正是由于解放斗争取得成功，扩展到全领土，获得人民广泛的支持，使索尔兹伯里的种族主义政权感到绝望，促使它在津巴布韦推出这场选举。那么，在某种意义上，这场选举就是种族主义者承认失败的表示。这场所谓选举对国际社会消除种族隔离和谋取人类尊严的斗争毫无帮助。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甚至连参加了所谓内部解决的人也谴责这场选举。假如联合国任何会员国对这场所谓选举给予任何承认或支持，只能被认为是有助于维持南罗得西亚非法白人少数政权的统治。这次选举不会给津巴布韦人民带来真正的独立和自由。自不结盟运动创建以来，为南部非洲，尤其是津巴布韦的真正独立和多数统治进行斗争，一直是这个运动的一项基本政策。不结盟国家一向相信联合国是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为人类谋求更美好的世界秩序的有效工具。

我要再度代表不结盟国家协调局重申我们诚意的要求：希望所有联合国会员国都认为这场选举及其结果无效，而且对这种所谓选举程序产生的任何代表或机构都不予承认。不结盟国家重申坚决支持爱国阵线领导下的津巴布韦解放斗争并保证声援必将取得胜利、导致真正独立与自由的持续斗争。

主席：谢谢斯里兰卡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赞比亚)

穆克图巨先生 (赞比亚) : 主席先生, 首先, 我要代表赞比亚代表祝贺你担任四月份的安全理事会主席。你在对动乱的黎巴嫩局势进行谈判和协商时, 充分表现了干练的外交家素质。

当安理会再度审理南罗得西亚局势时由挪威代表担任主席实在非常合适。挪威同其他北欧国家一道, 素来极其理解南部非洲的局势并且通过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和南非等民族解放运动, 对当地的被压迫人民提供了大量的援助。

非洲在安全理事会本次会议上别无所求。我们不想向安理会提出无理或过份的要求。是的, 本次会议的目标非常简单而有限度: 我们只希望安全理事会重申它以往的各项决议, 特别是第 423 (1978) 和 445 (1979) 号决议中已经采取的立场, 那就是南罗得西亚政权仍然是一个非法政权, 它用来寻求合法外衣的一切政治花招都是无效的。具体地说, 我们要求安全理事会重新指明南罗得西亚史密斯政权最近在所谓内部解决的口号下所导演的伪选是非法、无效的。在这方面, 安全理事会应该要求一切国家不要承认南罗得西亚在所谓选举之后所产生的任何代表或组织。这样做是合乎三月八日所通过的第 445 (1979) 号决议的。我们都知道, 史密斯一邦在进行这些选举时是完全无视联合国的存在的。

我们目睹无法无天的种族主义少数统治者猖狂地想要在南部非洲、特别是在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和南非的班图斯坦扶植傀儡政权, 其目的是要延续其种族主义少数的统治。白人少数让黑人傀儡担任例如总理这样显赫的职位, 以便按照这种安排方式使他们自己保有真正的权力, 并且按照他们一贯的作法, 不顾黑人多数的死活独揽特权和财富。

比勒陀利亚的新统治者已经再度表明, 他们决心动用全部军事力量进行保全南部非洲种族主义白人少数统治的垂死挣扎。已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南非和史密斯政权在军事领域进行勾结。这同比勒陀利亚政权以往所作的遁词完全相反。

我要促请安全理事会注意南罗得西亚军队和南非军队一再对赞比亚和其他前线国家、莫桑比克和博茨瓦纳所采取的战争行为。少数政权之所以诉诸卑怯的侵略

(赞比亚)

行为，除了企图转移人们对于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境内正在进行的解放战争的视线以外，还想借此动摇前线国家，并杀害难民和我们这些国家的无辜国民。 我们不愿被种族主义狂人任意宰割，同时还要抵制他们的那种做法。

南部非洲的真正关键在于种族主义政权的继续存在。 比勒陀利亚和索尔兹伯里两个政权所面临的问题都是内部问题。 这些国家的被压迫人民正在揭竿而起，反对奴役他们的人。 国际社会应该援助这些人民使他们获得自由。

遗憾的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若干西方国家和南非加紧勾结，特别是在军事领域。 即使是在罗得西亚问题的范围内我们也对这件事感到忧虑，因为被用来攻击我们的正是南非的武器，例如长程军用飞机。 这任事情应由禁运委员会予以充分研究，然后把结果公诸国际社会。 赞比亚将继续要求那些同种族主义政权勾结的国家承担教唆种族主义政权攻击我们，并屠杀无辜平民的责任。

我们赞比亚对于英美两国主张解除联合国对南罗得西亚制裁的决定并承认该傀儡政权的叫嚣仍然无动于衷。 他们这种做法的理由之一据说是津巴布韦选举的投票率甚高。 当然，如果在正常的情况下，这可算是一项有用的指标。 但是，我们都知道南罗得西亚的情况并不正常。 事实上，我们都认为一度为我们所期望但结果却令我们失望的这场伪选是毫无意义的。

姑且容我在此表示一下我国代表团对于轰动一时的南罗得西亚伪选的看法。 我们认为最近在南罗得西亚进行的选举并不客观，而是炮制出来的。

为了加以评判，我们要划清表象与事实之间的界限。 我们这样说并不是因为赞比亚根本反对选举。 在我们赞比亚获得独立以前，选举便已经成为我国政治文化的一部分了。 任何客观的观察家都能够核实这些事实。 我们赞比亚所不赞成的只是遵照幕后的安排和指挥而行礼如仪的伪选。 正当史密斯一伙继续从事危险实验从而使成百上千万的津巴布韦人遭受奴役的时候，国际社会是不能袖手旁观的。

(赞比亚)

要客观地评价选举便必须考查一下进行选举所凭借的政治体制。按理，选举是同政治制度相联系的。选举无法在政治真空中进行。就南罗得西亚而言，为了对所谓的选举进行严肃的考查或评判，除了必须研究其所谓宪法之外，还得研究一下当前南罗得西亚的整个政治制度。

南罗得西亚的选举是在该国战火方殷之际进行的。南罗得西亚正处于战争状态。即使只具备最起码法律知识的人都知道这种战争状态的后果。

在这种紧急状态下，史密斯政权拘禁了成千上万个反对该政权及其所谓选举的非洲人。成百上千万名住在乡间的非洲人被关进了美其名为保护村的集中营。此外，还有五十多万名非洲人被赶出家园而成为难民或城镇郊外的棚户居民。

因此，南罗得西亚的大多数选民并不象我们所知道的其他地方的自由选民：他们是身不由主的听众，他们可能被利用来达成白人维护津巴布韦少数权力的目的。何况南罗得西亚为非洲人设立的选举行政制度实际上并不存在。在筹备所谓的选举时甚至不曾划分选区或举行人口普查。反之，该政权却竭力在国内加紧镇压。也正在这一段期间内，索尔兹伯里的刽子手及其爪牙对我国赞比亚和博茨瓦纳发动了几次进攻。我们了解到，这一切事实加起来便是南罗得西亚举行的所谓和平选举了。

众所周知，该政权在“选举”前夕开动了它的战争机器，并征召了后备军人。被征召的士兵辅助着大量警察和半军事单位执行勤务。这一切武装人员的工作是借口保护选民，把选民用刺刀押送到投票站去。只有南罗得西亚选举的投票率才会超过百分之百，这是毫不足奇的。这就是说，在“公正”选举的情况下所得出的选票数目比选民人数还多。

我们要问的第二个问题是：选民团究竟选了谁？只有白种人才选白种候选人，这表明索尔兹伯里政权的种族主义本质。随后，白种人才同黑种人和其他人种选出了几个黑种人，以便塑造一个多种族社会的表象。显然南罗得西亚的政治变化

(赞比亚)

是十分古怪的。在南罗得西亚，只要是白人，便自动享有一票以上的选举权。但是“一人一票”是世界其他各地进行公平选举时所普遍接受的标准。

赞比亚代表团曾在安理会前几次会议上扼要地说明了南罗得西亚宪法的内在问题，这部宪法是建立在所谓的内部解决的基础之上的，其目的只在寻求使用其他手段来巩固种族主义者的非法少数统治。我们建议各国代表团仔细研读一下英国联邦各成员在伦敦编制的关于南罗得西亚反叛政权宪法的分析报告，该报告已于一九七九年四月十日作为大会第A/34/141号和安全理事会第S/13235号文件散发。前文已经指出，即使所谓的内部解决办法根本无法解决南罗得西亚的独立危机，这一点已证明属实。一九七八年三月四日签署的协定的目的在于避免经由自由公正选举把真正的权力从白人少数手中转让给黑人多数。

所谓南罗得西亚宪法没有为津巴布韦提供一个让非洲人多数进行统治的纲领，因为如同一切典型的压迫和剥削的情况那样，罗得西亚社会各方面的权力仍旧操在白人少数手中。按照所谓宪法的条款，白人少数将掌握一切经济大权，控制政府机器、立法程序、司法、民政、军队和公安部队。

从任何老练的观察家都认为是不言而喻的理由出发，人们想要知道为什么一些所谓的观察家抱着先入为主的成见，长途跋涉前往罗得西亚去观看他们想要看到的事物呢？对于缺乏辨别能力的观察者来说，所谓的选举本身便是目的。西方的新闻报道机构告诉我们大多数观察家都满意地指出选举是自由公正的，因为观察家看到许多非洲人在街上跳午。国际社会从什么时候开始认为只要街上有人跳午选举就一定是公正的呢？

赞比亚代表认为，有关各方应该思考的是选举的后果如何。这是问题的关键。在一个持续着压迫的基本结构的国家选出了一个黑人统治者并不符合独立的基本条件。津巴布韦的问题不在于由谁来担任班图斯坦式的总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使津巴布韦达成多数统治的独立。

(赞比亚)

如果多数统治已经实现，那么罗得西亚境内便不再存在解放战争。罗得西亚境内成千上万个游击队员就会放下武器。多年来为了躲避史密斯政权暴政而逃亡的千百难民都会回归祖国。

简而言之，问题的症结就是这样。在非洲长期的非殖民化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发生过已否达成多数统治下独立的争论。独立和多数统治定义的构成因素是什么是不言而喻的，而这正是为自由而斗争的津巴布韦人民所要求的。当然津巴布韦争取和平与自由的事业是不可能由那些专门从事鸵鸟式政治人来加以推进的。

总之，充分的证据表明：罗得西亚进行的所谓选举不曾使它的情况发生任何变化，因为选举并没有解决独立和多数统治的关键问题。非法种族主义政权主持进行的选举不能使选举本身或选举结果具有合法性。罗得西亚问题仍然存在。国际社会应该拒绝接受反动政权所玩弄的一切欺骗性花招，包括最近举行的伪选。

赞比亚敦促安全理事会所有理事国负起其职责。安全理事会应该重申其对所有国家发出紧急呼吁，请它们不要承认伪选所建立起来的任何代表或组织，并遵守本理事会十多年前对南罗得西亚所施行的强制性制裁。赞比亚代表团还期望安理会的制裁委员会加速进行工作，以便安全理事会能够应否延长并加紧对罗得西亚反叛派实施制裁的问题。

我国代表团不安地注意到一件极具讽刺性的事实，那就是阻挠制裁委员会完成其工作的国家实际上正是那些原先倡议实施制裁的国家，那些使罗得西亚置于殖民地地位的国家的那些声称愿意和平解决这一问题，但却继续对制裁委员会任务的有效执行制造障碍的国家。

南部非洲人民期待着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来为他们解决困难。希望本组织内一切负责任的成员不要辜负了南部非洲成百上千万被压迫人民的期望。

(肯尼亚)

主席：多谢赞比亚代表对我国和我本人所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肯尼亚代表，他要以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主席的身份发言。我请他到安理会的议席上就坐并发言。

迈纳先生（肯尼亚）：主席先生，首先请容我感谢你 and 安理会全体成员给我代表团参加这次辩论的机会。你长期担任贵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事实，使我们深信，当我们讨论南罗得西亚问题时，你将引导安理会走向真理与正义之路。

我在此次辩论中首先要代表现正担任非统组织部长理事会主席的我国外交部长简单发表几点意见，但是安理会成员都知道，非洲的问题都是密切地连结在一起的，由我以肯尼亚代表的身份或以非统组织部长理事会主席代表的名义发言并无任何差异。

南罗得西亚问题已经由安理会审理了好几年。联合国的经济制裁仍在实施中。一九七七年要求安理会加以支持的英美提案在理论上仍待理事会处理中。而津巴布韦人民则仍在为自由而流血牺牲，前仆后继。我们认为安理会在这个时刻召开会议，其目的殊不平常。安理会的召开是为了审查南罗得西亚所进行的伪选，以便让安全理事会对这次伪选明白表示其立场。

我国代表团曾于前一次辩论中指出，反动的南罗得西亚史密斯非法政权从来也没有因为它能够网罗几个黑人帮手便合法起来。那时，我们认为必需采取某些步骤以便使南罗得西亚回到合法的道路上去，而我们也概略地叙述了这些步骤的要点。我们认为，如果没有管理国联合王国的参与，史密斯本人是无法使南罗得西亚回到合法的道路上去的。他所网罗的非洲人不曾、也不可能代替管理国；我们当时认为，现在仍然认为，主教和其他新成员一旦加入了这个非法政权，他们便同一九六五年以来受命于史密斯先生的许多所谓部长们没有两样了。但是，我们简直无法相信，投靠史密斯先生的非洲人竟然成为可耻伪“选”的邦凶。

(肯尼亚)

我们只需提醒安理会一些事实，便能够说明南罗得西亚所进行的不是选举而是诈欺。

最初，当所谓的宪法拟定时，除了非法政权的十万多个支持者以外，南罗得西亚人民并没有对宪法提案表示意见的机会。这是一项很重要的事实。目前这位不诚实的主教正是在一九七一年领导南罗得西亚人民拒绝以往一件类似的欺骗性宪法提案时才显露头角的。他比谁都清楚这样的宪法提案无法为大多数南罗得西亚人民所接受，因此故意不把宪法提案拿给人民来评论。

这项重大的疏忽也部分地解释为什么这位主教一定要避免选举领导人的原因了。把非洲人领袖牵涉在内的选举总是麻烦的，因为这就会使这些领袖遭受选民的质问。他们必须回答自己人民提出的但无法予以回答的问题。那么过去一周内，南罗得西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南罗得西亚人民被迫回答一个不相干的问题。他们被迫答复支持哪一个党，但是支持哪一个党同支持哪一个领袖是两回事。

总之，欺骗性的竞选提出了另一个不相干的问题。据宣布，投票过程是为了促进和平而投票。我不能想象在其他地方有谁会为了一次促进和平的选举而到全国各地去从事竞选活动。和平或不和平究属何方，无疑不久就可自明。和平无法通过欺骗的途径达成。这是我们的看法。所谓目不识丁的人不应被错认为是糊涂或愚蠢的人。他们当然既不糊涂也不愚蠢。许多地方把文盲说成笨蛋是一种常见的错误手法。这也就是为什么许多人——我甚至要说所有的人——被成群地赶去所谓的投票站时不假思索地遵命前往的原因。所有奉命投票的人都去投票了。他们如果不去那才笨呢？我可以告诉你们，他们为什么要去，因为我国曾经走过同样的道路。在这里我无意谴责任何人。

当肯尼亚为自由而斗争时，我国人民曾被成群地赶在一起，全数集中在紧急村，而在南罗得西亚他们叫“保护村”。我们处于紧急状态并受紧急条例的管制。他们在南罗得西亚做得更加严厉。全国超过百分之九十的地区都实施了戒严法。

(肯尼亚)

肯尼亚的紧急村是非法监狱，我也确知南罗得西亚的保护村是非法监狱。人们被成群地赶进保护村就象犯人成群地赶进监狱一样。根据我们自己亲历的经验，我们不难想象他们所遭迁到的刑罚和其他形式的凌辱。当宵禁时间一到，人们便被赶进屋内，关了起来，就象我们当年被关了起来一样。每天早晨，他们便奉命做这做那。稍微不听从便会受到严厉的处罚，而遭受警卫屠杀——在南罗得西亚则遭受保护者屠杀——的情况都是屡见不鲜的。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愚蠢的笨蛋才会在奉命投票时落后于人。在实施戒严法的领土上进行的所谓选举根本不可能算是选举。我国人民从前为了活命也曾奉命行礼如仪；直到紧急状态解除以后，他们才能说出心里的话。在紧急状态下，要是有人敢于称赞我国故总统就会被处死，至少也会被逮捕起来。在紧急状态解除以后，人民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出了他们心里话，从而公开拥戴我国故总统为真正的领袖。

南罗得西亚从来没有举行过选举，目前那些正在推动世界舆论去承认南罗得西亚非法伪选政权的人应该知道：如果他们自认为为了和平而努力，那便是在欺骗自己。他们这样做违反自己的利益，也违背南罗得西亚人民的利益。他们必须担当延续南罗得西亚人民苦难的罪名。我们都知道，非法政权将会更加依赖外界的支持者，冲突势将不必要地延续很长的一段时间。

安全理事会责无旁贷应该明确拒绝伪选的结果，使得以往曾经欺骗过我们的伊恩·史密斯反动非法政权不再能欺骗我们。

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敦促不诚实的主教和史密斯先生恢复谈判以便达成能够赢得举世支持的解决办法。我们认为真正的道理是尽人皆知的，包括伦敦和华盛顿的先生们在内。

主席：感谢肯尼亚代表对我说的好话。

(主席)

会议发言者名单上要发言的人都已经发过言了。我现在征得安理会理事国同意，安全理事会下次会议定于四月三十日，星期一，下午三时三十分举行，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项目。

下午五时四十分散会